三國志

十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魏書　國志二十四

韓曁傳

韓曁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楚國先賢傳曰曁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譖曁父兄幾致大辟曁陽不以爲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曁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

韓曁

見敬愛而表深根之曁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爲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曁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祏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鄴都曁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

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韓曁潔身浴德志節高絜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曁爲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爲土藏謚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曁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曁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愼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卽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曁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旣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没易簀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時賜溫明祕器衣

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劒佩子肇嗣肇薨子邦嗣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爲野王令有稱績爲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爲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眞晉諸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躬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爲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謐爲嗣弱冠爲秘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壽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爲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傳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爲冀州主簿徙

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爲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爲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　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爲業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

拔荸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為效言辭激揚情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眞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慺慺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為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乂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荊州刺史澄皆乂之子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為尚書令以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為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

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
眞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
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
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
并録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
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禄勳司隸校尉屬郡皆
罷非法除過貪吏林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
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
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
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

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内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

本德杖義之士足爲海内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以爲漢封丞相邑爲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曾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

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祗以
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
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
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矦亦以王命祀不爲未
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
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
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
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
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
無復重祀於非族也臣松之以爲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予以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

崔林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寔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爲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興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君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梅眞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矦正始五年薨謚曰孝矦子述嗣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射爲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瑋性率而跡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爲名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傳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陳留

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爲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愔字孝甫彰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愔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畜以遺子孫乎愔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爲害獨不食式麥圍令周疆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爲郎次子昌昌弟賜並爲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

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

賜司隸校尉案陳留耆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爲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爲誤在河北呼柔

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敎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旣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爲丞相倉曹屬魏氏春秋曰柔旣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

徐解衆覆柔而去自是辟焉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為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皐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

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
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
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絶其意望而猥復
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
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
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
毋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
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
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
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

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
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
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内侯轉
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
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
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
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
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
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

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
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
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黄初初
數年之閒舉吏民姦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
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
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
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杖阿衡之佐文武
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
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
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

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
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
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
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
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
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
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
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
柔還寺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
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

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
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
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
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
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
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
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
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
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
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

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
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
於化爲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
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柔上
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
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
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
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
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
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

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
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
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
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
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
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
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
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内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
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
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

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勑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

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
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
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
殺之秉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
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
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
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
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
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

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倩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氷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爲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徇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於一朝炰烋可屏息於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逼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吝兼或乘之勢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孥戮之罰亦猶瀆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

絕之處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州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爲失也臣松之以爲辦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爲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螭魅之象而躓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輿非防近世況三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爲非矣柔謂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蠲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爲何謂若云偖防爲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爲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既繁事須判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爲迂闊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捴之酷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誣且自古已來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晃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遏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枉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昔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子古今此比蓋爲不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

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

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
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
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
織或爲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
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
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
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
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
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
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

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頼矣魏名臣奏載宗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閒是爲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

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
桑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
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
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
事繫獄桑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
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桑
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
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桑曰汝已殺禮便宜早
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桑
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

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爲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從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孚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孚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謚曰元侯孫準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孚著勳前朝改封準昌陸子晉諸公贊曰孚長子儁大將軍掾次誕歷二州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爲黃沙御史與中丞同署守廷尉後卽眞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然

於尚書令
追贈司空

孫禮傳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姧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閒郡丞稍遷熒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閒

高柔　孫礼

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劒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

弗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内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衞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荆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吏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

孫礼

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從避仇讎如今所聞雖皐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䟽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

河爲限而鄃以馬丹侯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
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
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
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平
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
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
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鄃不受詔此臣
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
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
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

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
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
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
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
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
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
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
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
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
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

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為人
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薨謚曰
景侯孫元嗣

王觀傳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
召為丞相文學掾出為高唐陽泉酇任令所在
稱治文帝踐阼入為尚書郎廷尉監出為南陽
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
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
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敕事訖各還於

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

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
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
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
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録奪以没官少府統
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
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
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内矦復爲尚書
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即位封中鄉亭矦頃之
加光禄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即位進封
陽鄉矦增邑千戸并前二千五百戸遷司空固

王觀

辭不許遣使即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
自輿歸里舍甍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盟器
不封不樹謚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
以觀著勳前朝改封悝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
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
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
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
茲為疚矣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魏書 國志二十四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魏書　國志二十五

辛毗傳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爲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爲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爲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荅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

欲先平荆州使譚尚自相斃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囷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

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躡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

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
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
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
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
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
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
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
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
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
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群

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荅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

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
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
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御道隆
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
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陀稱帝子陽
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
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
稀夫廟筭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筭有
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
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

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
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
壯未老童齓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
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
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
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
即位進封穎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
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
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
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

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
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
已何危害之有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
者邪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
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
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
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
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脩殿舍百姓勞役毗
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
東量其意指以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

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為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

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羣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羣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 臣松之以爲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爲譬哉非所宜言莫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略既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謂斯人受誣不少

青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准毗節度莫敢犯違魏略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亮卒復還爲衛尉薨謚曰肅侯子敞嗣咸熙

中爲河内太守世語曰敞字泰雍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大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爲其傳曰憲
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旣而文帝得立
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
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
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
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
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
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
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
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
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
不直此擧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
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
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
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昵之職也
從衆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
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爲鎭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
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
以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

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傳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魏略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曾趙昂偉章俱發名偉章次曾與阜俱爲涼州從事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

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閒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

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

姜叙屯歷城阜少長叙家見叙母及叙說前在
冀中時事歔欷悲甚叙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
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
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
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
趙盾所以書殺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
叙母慨然勑叙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
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
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寛南安
趙衢龐恭等約誓旣明十七年九月與叙起兵

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

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記録必不墜於地矣

皇甫謐烈女傳曰姜叙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凉州刺史韋康州人悽然莫不感憤叙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叙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同等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為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寧歸西因過至歷候叙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姜叙舉室感悲叙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耻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勅叙與阜參議許諾分人使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叙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叙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定叙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叙寬等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過鹵叙守鹵超因進至歷歷中見超往以為叙軍還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故歷無備及超入歷執叙母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即殺叙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揚語如本傳 臣松之案謐稱阜為叙姑子而本傳云叙

爲皐外兄與今名內外爲不同謚又載趙昂妻曰趙昂妻異
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昂爲羌道令留異
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
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爲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
英而歎曰身死爛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
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尠食瘠形自
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
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傅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
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
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
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撅口灌之良久廼蘇建安中
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韝佐昂守備又
悉脫所佩環黼黻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饑困刺史韋康
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
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爲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
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遂
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爲已用然
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讌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
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
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廼可與中夏爭

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爲忠於已遂與異重相接結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計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柰何異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祁山爲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凡自異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太祖征漢中以阜爲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氏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穀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

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為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褎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

自是不法服不以見皁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皁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揔觀季世放濫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

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
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誡懼矣曩
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
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
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
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
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
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
内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
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

調送小女遠近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古言吾甚嘉之後還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眞伐蜀遇雨不進

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仄不暇
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
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
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
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
雨之患稽閡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
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
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武王
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

楊阜

詔損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
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
不足益宜節度帝即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
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
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
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
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
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
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
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

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
也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
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
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
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
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
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
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
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
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

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
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
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斃百姓之財力者也
桀作琁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
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
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
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
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
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愼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
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䘏民而乃自

暇自逸惟宮臺是修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臣松之以爲忠至之道以亡己爲理是以臣救其惡不爲身計而阜表云使国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爲己豈爲国哉斯言也豈不傷讜烈之義爲一表之病乎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

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
寮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
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
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荅每朝
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爲己任數諫爭不聽
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傳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
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
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劒叱督軍曰昔魯定見

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
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悚驚起止之後夫吏避地
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
歷城侯徽文學轉爲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反游
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
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爲明帝
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
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
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爲不宜
爲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

楊阜

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加之特除郎中以顯

焉徵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内矦魏略曰太史上漢曆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爲太和曆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禄參共推校偉禄是太史隆故據舊曆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禄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

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鍾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鍾單穆公諫而弗聽泠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

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
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
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曰
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
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
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
獘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
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
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
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

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
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
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
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
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
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荅天
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
皆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
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
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然今宮室之所

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
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乙之所以訓高
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
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
曰臣聞西京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
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
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
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脩
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
躬退而脩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

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蓮蒲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

商之季世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祗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䟽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

宮室則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圜丘
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
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
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
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興人作頌則鄉尚以五福民怒吁嗟
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
以臨政務在安民為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
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
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

以祀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
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
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
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
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從尊之禮以率先天下
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
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
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
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
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

高堂隆

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
弊而不彰宜其崇禮樂班叙明堂脩三雍大射養
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
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
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
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内
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
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
事以為典式隆又以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
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

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握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

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

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

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復淸儉輕省租賦不治
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
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
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
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
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
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
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
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脩長城
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

高堂隆

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

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音膾)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

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
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
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
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
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爲世
誡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
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
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
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

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
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
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
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
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
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
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
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
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
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

高堂隆

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
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
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
夷于隷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
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冑也且當六國之時天
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
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悚道路
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
社稷崩圮哉近漢孝武秉文景之福外攘夷狄
内興宮殿十餘年閒天下嚻然乃信越巫懟天

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
變至於宮室毋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
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
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
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
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
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
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
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

里舍若遂沈淪冤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
仲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
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
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精以自
持隆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
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
足事寢歷歲後遂議脩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
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

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爲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禄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曰士病不

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潛字彥皇見應璩書林）嘗督守鄴城時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若逸于游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

妃傳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曁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

高堂隆

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刋
山窮谷怪石珷玞浮于河淮都圻之内盡爲甸
服當供稾桑秸銍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
林莽之穢豐麀兎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荬棘災
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
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
囿與民共之今宫觀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之
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
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
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髙三皇功兼五帝欲

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既
杌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
勳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
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
輔昔成王幼沖未能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
今旣無衞矣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
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
則海內幸甚後爲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
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

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
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魏書　國志二十五

[illegible]

蒲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魏書　國志二十六

蒲龍

蒲龍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龍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龍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龍收治之洪書報龍龍不聽洪白太祖太

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耳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臣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身為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況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

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荆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爲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

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
久聞羽遣別將已坐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
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
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
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
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侯文帝即王位遷
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
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
相對寵勑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
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

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彊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

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

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衞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勑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淩共事不平淩支黨毀寵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而遣還世語曰王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

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關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鞌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楊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

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犄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刼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内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

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
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
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
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
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
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
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
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炬
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
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

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執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世語曰偉字公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閶闔掖門司馬文王

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王蒲掾鄒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冤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隷校尉龍偉長武奮皆長八尺　荀綽冀州記曰奮性清平有識檢　晉諸公讚曰奮體量通雅有龍風也

田豫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為袁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

門曰卿為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為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為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為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

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
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
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
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
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
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
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
善之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
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儁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
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

御各有分界乃共誓要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搆離之使自爲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

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
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
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
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
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慴不敢動便以
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
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
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
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
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搆刺攪離使凶邪之謀

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臣松之案暨字休先滎陽人事見劉曄傳暨子肇晉荊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元次歆字公嗣潭子彧字長文次經字仲武皆見潘岳集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輙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

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没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鈔取浪舡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蒲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

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輙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卧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户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

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由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魏略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詣至陌頭謂之曰罷老若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爲畫像又就爲立碑銘豫清儉約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

三十斤謂豫曰頭從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

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從事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

九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
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齎
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在坐
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
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眞單于遼東復
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荅曰昔袁公承制
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
白天子更假眞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
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
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

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静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勑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

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阼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九五百餘家租

調使備䇲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勑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

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大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遺一通於虜蹊要

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為防備議者以為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

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討必全克未
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
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
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
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
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爲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
李胤同毋早卒案晉書弘後爲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　荀綽異州記曰秀有儁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爲衛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爲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職行文辭尤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爲長史稍遷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爲平北將軍假

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材幹

郭淮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案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縕鴈門太守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爲五官將召淮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爲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

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為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群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

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
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
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真安定羌
大帥辟蹏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
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
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
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
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
唐蹏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
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

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

案撫夷氐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
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
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為民保鄣其後因
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
玄伐蜀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
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
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
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
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為翅淮軍始到狄
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

謀淮策維必來攻親遂入渢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

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絶其内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凉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

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刼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覲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謚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熈中開

建五等以准著勳前朝改封汾陽子晉諸公贊曰准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弈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弈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蒲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蒲田牽郭傳第二十六